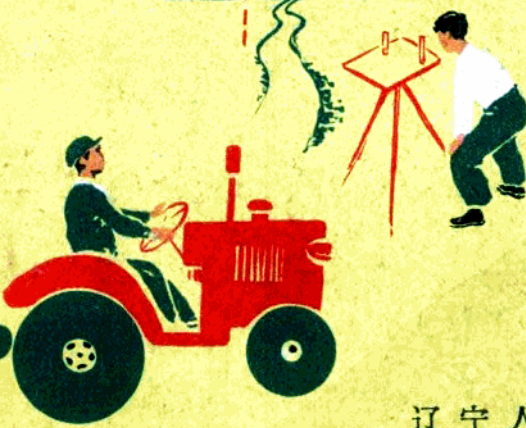




长知识

第一輯



辽宁人民出版社

亲爱的同志：

为了适应现实斗争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及时地满足农村读者学文化、学科学的要求，我们编辑了这份综合性的知识读物——《长知识》。《长知识》将陆续分辑出版，书中包括自然科学和语文基础知识，历史、地理知识和农村卫生知识等，并分设一些栏目。

要把《长知识》编得更适合大家需要，必得靠大家多提意见，多出主意。请您在读完这本书以后，抽空把意见写下来，寄给我们。以下几个问题，可以供您提意见时参考：

一、这本书的主要优缺点是什么？（关于文章的内容、形式和文字深浅程度等方面）

二、您认为书中的各个栏目里，今后可以着重谈些什么问题？还希望增加些什么栏目？

三、您在生产和学习当中，都遇到过一些什么疑难问题？

四、您对封面、插图和版面安排都有些什么意见？

提意见时，不必求全，有多少就写多少。来信请寄沈阳市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希望能经常得到您的热情支持和帮助。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三月

长 知 识

第 一 辑

☆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里12号）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1/16印张·32插页·47,000字·印数：1—20,000 1964年5月第1版
1964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 17090·19 定价 0.18 元

周恩来总理出国訪問示意图



周总理出国訪問日程

联：1963年12月14日至21日。
 阿尔及利亚：1963年12月21日至27日。
 摩洛哥：1963年12月27日至30日。
 阿尔巴尼亚：1963年12月31日至1964年1月9日。

突尼斯：1964年1月9日至10日。
 加马内：1964年1月11日至16日。
 苏丹：1964年1月16日至21日。
 埃及：1964年1月21日至26日。
 塞浦路斯：1964年1月27日至30日。

埃塞俄比亚：1964年1月30日至2月1日。
 索马里：1964年2月1日至4日。
 缅甸：1964年2月14日至18日。
 巴基斯坦：1964年2月18日至26日。
 锡兰：1964年2月26日至29日。

目 录

文章选讀	在一所大院里	2
写作知識	怎样編写村史和家史	16
病句診療所		19
成語故事	重于泰山 輕于鴻毛(26) 只許州官放火 不許百姓点灯(26) 亲痛仇快(27) 朝三暮四(28)	
錯別字測驗		29
农村常用字		29
历史故事	西門豹妙計整神婆	30
在 世 界	巴拿馬运河	33
在 地 圖 上	什么是“海里”？	36
祖国建設新成就	我国石油产品基本自給	38
电的知識		41
植 物 园	庄稼的“邻居”(47) 你知道吗？(48)	
化 肥	化肥簡易鉴别法	50
与 农 药	化肥起火是咋回事？	51
	粪加灰，肥效飞	52
	尿肥的保存	52
	农药变質的檢驗	53
益禽益兽	灭鼠能手——黄皮子和猫头鷹	54
量量算算	粮仓里有多少粮？	57
	河有多寬？	58
地下水		61
小实验	种子发芽的測定	62
小医院	服解热止痛片应注意的几件事(64) 手脚扭伤怎么办？(64)	
算卦先生出丑記(漫画)		60
猜猜想想	猜謎識字(56) 智力測驗三則(65)	



在一所大院里

楊友德

編者說明：這篇文章里，大字是正文，小字是注釋，
最后还有閱讀提示。文章原載一九六三年十月号《人民文学》。原
文中有些西北方言，为便于本省讀者閱讀，我們作了改动。

一所寬大的院子，座落在平安公社东村生产队的南头。它的四周，是葱綠的果树，鈹天的白楊。每年七月，当湟(huāng皇)水河^{在青海境內。}两岸的青稞、^(ke科)青稞是麦的一种，可以食用，出产在青海、西藏一带。大麦黃了，豌豆、蚕豆坐下了飽鼓鼓的豆莢，这所大院前后的杏儿，可就熟的都用不着人們伸手去摘了。它們自个就会从树上“卜嗒”“卜嗒”地掉到地上来。多舒坦呀！^{这一段概括地向我們介紹了自然环境。}

但是，就在这所舒坦的大院里，发生了一些令人
不舒坦的事。^{这一句話引出故事，接着上边的文章，又展开了下面的文章，叫做过渡。}

貧农楊占魁夫妇，住在大院的南房；^{这是一家。}年輕的貧农史有良和他的母亲王家英，住在北房；^{又是一家。}东房，^{最后一家。}便是大院旧有的主人——地主范鴻志。^{这是介紹这里的政治环境，故事就从这个院子里的三戶人家开始。}

范鴻志今年四十五六。一顆瘦猴脑袋，一副麻杆

身材。写他的外表长象，丑恶极了。記得十二年前該是1951年，青海一帶土改較晚。一个春天的

早晨，当楊占魁、史有良、王家英，披着紅艳艳的朝霞，

这是比拟的写法。早晨，霞光照在身上，就好像披着的一般。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的鑼鼓声

中，欢天喜地地搬进这所大院的时候，被斗倒的范鴻志，

还站在大門前欢迎哩！用“还……欢迎哩”，是給下面的故事打了个埋伏。因为地主当然不会欢迎，这看上去自然

清楚了他身裹一套破衣衫，头戴一頂旧毡帽，这是他故意装成穷样子，做

給人看一副阴沉沉的蜡黄臉，勉强露出一點笑容，一边点

头哈腰，一边打躬作揖(yī衣)地说：又打躬又作揖，不是很可笑么？正可以看出他的虛情假意。

“恭賀各位穷人父老兄弟乔迁之喜！”乔，当高字講。乔迁，就是往高处迁移的意思。后

来把它用做一般祝賀搬家的話了。我們土改胜利，土地房屋还家，自然不是什么乔迁之喜。这是地主假意恭維，却又恭維錯了。他和我們沒有共同語言。

仿佛就从那一天开始，这个騎在长工脖子上走路的

范鴻志，見了人，不称“老哥”不說話，每句話都

离不了“我要好好改造”、“我要拔掉旧腸子”。嘴上叫老哥，暗里

动家伙，階級敌人从来这样。他和同院的楊占魁、史有良仿佛处得也很

融洽。其实不然。清早間，他第一个起来扫院子；这是在日常生活上。同院

的孩子們打了架，他出来拉仗，首先訓斥自己的孩子；

这是在邻居关系上。每逢生产队敲鑼出工，也好像是他头一名扑

在前头……这是在生产上。当然还有很多，不过举这几件也尽够了。作者抓的这几件，都有代表性。这一切，不过是蒙着的盖子。渐

渐地，村子里有些人說：“范鴻志改造得不錯了，不用把

他当地主看了吧。”有些人被地主的假象迷惑了。

然而，队里的一些貧农們^{貧农的眼睛总是最亮的。}却說：“老虎戴帽装不成善人，狼披狗皮，改不了吃羊的本性。

^{这两个比喻多好，农民的話真是又活潑又形象又深刻！}范鴻志要是能改造好了，太阳也从西山出来了！”果不然，土改过去五年，范鴻志的陣势就不对了。^{連“老实”的假面具也丢掉不要了，这句话和上面文章的“还……欢迎哩”互相呼应。}你看他，走起路来，脚扎手揚，掄(lūn)胳膊(gēbo)甩腿。一开口就說他改造“彻底”了，一閉嘴就說他那頂地主帽子，早該掀到一边。三天两头他还会立在当院，抓住自个孩子的胳膊，指桑罵槐^{指着桑树咒罵槐树，和指东罵西、指雞罵狗意思一样。}地吼道：“賊孙，賊孙，把別人的眼睛挖下来，安在你的眼窩里，^{骨子里的意思是說別人分了他的房子和地。}能看得着嗎？”^{这里已經露出苗头来了。}

一九六〇年的一天，在旧社会扛了一輩子长工，只留下一个病身子的楊占魁，旧病又复发了。^{要注意楊占魁的病是怎样得的。}傍晚，范鴻志象个灰老鼠似的鉆进楊占魁的家門。一进去，他便晃了两晃瘦猴脑袋，皮笑肉不笑地^{他这笑里藏着刀。}問道：“老楊哥，听說你病下了？”^{一派殷勤全是假。}

楊占魁沒吭声。范鴻志又故作^{“假装成”的意思。}关心地說：“哪里不舒坦？家里沒有的，鍋里短下的，只管說，我給帮着办去！”^{你看他說得多甜，嘴裏是桶蜜，心里是把刀。}說到天上，比到地下，咱是一个院里的人，亲不亲，一个手上的指头是哩！”

地主分子惯好用这种拉家常套宗亲的办法迷惑我們，他們嘴里和你說着好听的，脚底下就使絆子。

楊占魁鼻孔里輕輕哼了两声，掉轉过头去，仍沒吭声。心想：“老狐狸口袋里卖啥猫呢？”楊占魁头脑清醒，他的阶级嗅觉很敏锐。

范鴻志見楊占魁沒出声气，以为他領受了自己的一番“好意”，便威胁地說：“老楊哥，对你說实話吧，現在盖子揭开了。我这座房子，当年是按我們范家的生辰八字人的生年月日時。旧社会的迷信說法。盖下的，旁人压不住。誰住进来，不但害病，話里是指楊占魁的病，其实他的病，正是范鴻志他們給造成的。終生也不得安宁，說不定还要死人哩！”一步比一步威胁得紧。他滾了滾綠豆大的賊眼又說：“以我的意思，你就甬住在这儿了，另外找块地势，盖間房子。怎么样？”你看，他的話口变了不是？这才是他心里的話。

楊占魁听見此話，登时掉过头，气憤得臉色都变了。他暗暗思量：“好狗日的，这不是地主赶我們貧雇农么？大白天做好梦，范鴻志想的倒是不錯啊！”这才是真正的貧农的思想，史有良就不一样了。想着，楊占魁揚起胳膊，指着范鴻志，大声吼道：“这房子，是共产党領導我們貧雇农斗争得来的。想叫我騰出来，办不到，一百个办不到！”好楊占魁！确实有貧农的骨气！說得对！說得硬！說得响！

范鴻志在楊占魁家碰了一鼻子灰，自然不肯罢休。他想：史有良年輕，只要先把他治住，不怕收拾

不了楊占魁！想得多狠毒！可是，他这如意算盘打錯了。于是，在一九六二年冬天，

蒋介石喊着要窜(cuàn)篡犯大陆的当儿，注意这時間。那时候，地主分子蠢蠢欲动的可

不单单是范鴻志一个人啊！在一个漆黑的风雨夜，他鬼鬼祟祟(suì)岁，偷

偷摸摸、不敢見人的行动叫鬼鬼祟祟。地溜进了史有良的家門。地主的活動，不是鉆，就是溜，不是傍晚，就是黑夜。

风紧，雨猛。范鴻志蹲(dūn)吨在煤油灯前，一双綠豆大的賊眼，閃着狡猾的目光；两条稀拉拉的黃眉紧

皺着，他向只有二十岁前面已說过他年輕。沒經過世面的史有良，

恶声恶气地恫吓(dòng-hè)洞赫对不同的人，他采用不同的态度、办法。道：“有良兄弟！

人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一句俗語。用河东西来比喻时勢的变化不

定。这里当然只是地主阶级的梦想。听乡亲们风言风語地談論，蒋介石爬出

海上了岸哩，馬步芳国民党反动军队头子，过去与馬鴻逵在青海一带盘踞。也回到了拉

薩哩！这是地主、富农們造的謠言。我的房子，你們也住了十几年，看，

烟熏得漆黑的，該到刷刷的时候了！”你听他說的多猖狂！可見地主分子一时一

刻也沒忘記过他的财产。

史有良听了这番鬼話，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心里对自个說：他想的和楊占魁不同。“听话听音哩，范鴻志分明是要房

子唄！怎么办呢？”他的对策也和楊占魁不同。这是他年輕軟弱的一面，所以給地主鉆了空子。

范鴻志前脚剛剛迈出門檻，史有良紧跟着跑到母亲的房子里，說：“媽媽，东房說話哩，叫咱給人家

刷房哩！”史有良，你好糊涂啊！这房子是我們貧农的斗争果实，是共产党給我們的，哪里有他地主的份儿呀！

“刷房？”老貧农妇女王家英，听了儿子說到范鴻志的恫吓，一張厚实实的麦紅色臉膛上，不显半分惧色，先写她的表情。她当即抓住史有良的手，坚决地說：再写她的态度。

“孩子呀，不用怕！天塌不了，說得好！地垮不下，說得对！有共产党、毛主席，有咱队里的貧农委员会撑(chǎng)不(nòng)腰哩！

說得硬！如果咱把房子騰給了范鴻志，就是把毛主席給咱貧雇农的心这个心字用得再好沒有了！送給地主了！”王家英的这番話，代表了广大貧农坚决保卫农民利益的坚定的态度和信心。

范鴻志的阴谋詭計又未得逞。施展的意思。然而，他仍不死心。这句话引起下面的一大段文章，又是个过渡段。以下細致写地主的反把行为。

桃花儿开了，楊柳树綠了。写時間进展。这两句也起衬托作用，形容我們的光景越过越好。范鴻志越发恨开了貧农們一天比一天富足起来的好日月。楊占魁家多縫上一条新被，范鴻志臉上就会多刻下一道仇恨的皺折(zhě者)；王家英家多添几套新衣裳，范鴻志就会在背地里罵上一月两月。我們的欢乐，是他們的痛苦；我們的胜利，是他們的失败。这两句話，又概括又形象地写出了地主階級和我們針鋒相对的立場和态度。

白天，他勾下瘦猴脑袋，蹲在地上用手摳(kōu)槽槽，說他正在想心思。形象化的方法。挖心掏腹地想着計謀；晚上，大院靜下了，他钻在被窩里，也在出謀定策。他是“老实”了么？改造得差不多了么？不，他时时刻刻在算計着暗害我們，破坏我們。終于，范鴻

志又想出了一条詭計。他想出什么詭計呢？下面細說。

史有良很喜爱媽媽給他买的一輛人拉車。从頭說起。送糞、拉捆子，凡是农活能用上車的，史有良总是欢欢喜喜地拉上他的車去做。不料，在一次送糞的时候，人拉車坏了。为什么呢？讀下去自然明白。

有良心疼了，难受了。修吧，自个不会，拉到鎮上找人修吧，一要時間，二要花錢。正在他发愁的时候，地主慣会用这种机会鉆空子。范鴻志搖晃着瘦猴脑袋，悠閑的样子，假装沒事人。蜡黃臉上，皮笑肉不笑地，走到有良面前：

“有良，車子坏了？”

“嗯。”

“你会收拾吧？”

“不会。”

“来，我帮你修。”

“你？”史有良抬起头，有些疑虑，詫异地問道。史有良对地主也还是怀有戒心的。

“怕啥！你是誰，我們是貧農。我是誰？你是地主分子。都是一个公社的，然而是一个階級。都住在一个大院，然而揣(chuāi)着两样的心。有啥不放心的？”就应该不放心。說着，他动手收拾开了。地主分子就好用花言巧語来蒙蔽我們，麻痹我們，好用这种两面手法来陷害我們。

作者这里所写的對話，是很深刻的。片刻，史有良又拉上他那輛心爱的人拉車，奔向了田野。这里是用的略写的方法。他一路走，一路高

兴，又一路想：“范鴻志的心不見得那么狠毒嘛！”

糟了！史有良要被
地主解除武装。

可是，單純的史有良啊，這句話說得亲切，包含着作者的情感。他還沒弄明白，人拉車就是昨天晚上放在当院里，被范鴻志偷偷搞坏的。原来如此：以上这件事，作者是詳細写的。以下再一般地写一些。

日久天长，史有良一有疑难，范鴻志总是热心地凑到他跟前，出主意，想办法。史有良弟弟想买个写字本，范鴻志就讓小儿子送来；史有良弟弟想买支鉛笔，又是范鴻志主动“送貨上門”。用小恩小惠拉攏人。每一次交往，史有良就对范鴻志解除了一层警戒。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王家英发现了这些事，气愤得不知說些啥才好。她指着有良严厉地說：“你就这么不爭气啊！和范鴻志一伙走，一伙吃，还有你的好啊，快把那些脏东西扔出去！”这是写有良周圍环境对他的影响。連同下面一节，是环境中积极的一方面。

队里的貧农委员会也劝告他：“有良啊，你跟狼住在一起，可得留心上当啊！”媽媽和貧农委员会是正面斗争力量的代表。是支持着也保卫着有良不至于跌倒的强大的后盾。

东西扔出去了，然而，史有良却把貧农委员会和媽媽的教导忘在了一边。尽管他是从苦秧秧上摘下来的一个苦蛋，这样說，比說“他出身于貧苦家庭”就生动多了。不过，他从小沒在苦水里泡过，沒經過阶级斗争的风浪，这是他产生麻痹思想的根源。在他幼稚

(zhì志) 不是雅。的心灵里，天真地^{在充滿階級鬥爭的生活里，是天真不得的呀。}認為：“范鴻志是一片熱心腸，就算一條野狼吧，喂了十來年，也喂熟了！”^{這句話，形象地表現了史有良認識上的模糊和錯誤。}

就在史有良這樣想的當兒，^{這思想，最容易叫階級敵人鉆空子。}范鴻志又向他伸出了魔爪！^{好危險哪！下面，鬥爭就要尖銳化了。}

一九六三年春上的一天。史有良剛從^{可以看出，地主是早就策謀好了。}地里回來，范鴻志就笑盈盈地把他接到自己家的暖炕上。有良一落坐，范鴻志就殷勤地倒茶，并拉拉扯扯地^{還可以看出，史有良也並不是一相情願的。}說：

“有良，今天你媽媽趕集沒回來，晚飯，就在我家吃吧！”有良想起了媽媽的囑咐，^{前邊已交代過媽媽對他的囑咐，這裡再一提，叫做照應。}說：“這怕不適合吧！”^{先就不堅決。}媽媽知道了，她……”

“怕啥，一庄一院，就是我的成分不好，飯該沒毒吧？”^{這句話，听起来圓滑得很，很容易解除你的戒心。其實，地主的飯里，就是有毒的。他是下了思想的毒藥。}

“對嘛！”^{夫婦倆一唱一和。}地主的婆娘劉維芳，忙着往炕桌上端飯，嘴裡頭忙說：“我們參加勞動也十幾年了，又來了。事實上，他們^{哪會好好勞動過一天！}地主的帽子早該摘了！”^{這一句跟前邊的因為他表面老實便有人說他改造得不錯了的話呼應着，其實，他們是做好了圈套，在哄騙有良。}

史有良猶豫了一會兒，再三推讓，實在挨不過情面，^{世界上，什麼情面都離不開階級的內容。對地主講情面，就是對農民犯罪。有多少糊塗的人，把事情壞在這“挨不過情面”上啊！}便接住了范鴻志遞在他手裡的飯碗。^{糟了！中了地主的詭計了。}

“有良，老哥有个小事，請你帮帮忙。”范鴻志一面給史有良夾菜劝飯，一面說。“你看，我这个小院子，本来就很狹窄，十来年了，咱三家住在一起，又挤又不方便。我想另盖座房子。就是这个地势嘛，故意拖长声調。这个“嘛”字傳神。請你帮帮忙！”

“我咋帮忙呢？”史有良停住嚼(jiáo)飯，說。“我家的地，就是生产队的地，格外再沒地呀！”实在天真，实在幼稚！

“有！”他不加思索，因为范鴻志晃晃瘦猴脑袋晃脑袋，要出鬼主意。說。“咱院子北面的菜园，是咱們三家的，只要你答应了，地势就有了唄！”說得好輕閑！

“那……楊占魁答应嗎？”

“只要你答应，他，我另有办法！”

“可……可那是我家的自留地，讓你盖了房子，自留地在哪里种呢？”史有良攤开双手問道。現在史有良是完全落在地主的圈套里了。

“向生产队再要嘛，你家是貧农，毛主席怀里的‘奶娃子’，好說話。”他想的也太歹毒了！自然，共产党毛主席是和农民一条心的，好說話。可是，却不能給你地主鉅空子。

史有良說：“可……可这‘自留地’是不能轉讓的啊！”

范鴻志滾了滾綠豆大的賊眼，皮笑肉不笑还是那副樣子。地

說：“唉，有良，啥朝代了嘛。如今是公社啦！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既不分階級，也不分彼此，
好一派
謬論！還說啥轉讓不轉讓的。”注意！听听这些歪曲話，是什么样人說的。

就在那天晚上，年輕幼稚的史有良被范鴻志的花言巧語蒙騙了。讀到这里，我們自然要氣恨史有良，他實在太麻痺，也太少階級的骨氣了。但我們更為仇恨的，却是范鴻志。是地主分子先伸出罪惡的黑手的。他們在進攻。我們要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地主！

但是，这里，重重地一轉。范鴻志高興得太早了。第二天，就在他和婆娘興高采烈地談論着要蓋房子的時候，生產隊的黨支部和貧農委員會，已經決定召開全隊社員大會來揭穿范鴻志的陰謀。我們並沒有睡下。事前，先開了一個貧農委員會，對史有良進行教育。我們內部必須統一認識統一行動，只要史有良這樣的人覺悟過來，地主的花招就沒地方施展了。

會上，老貧農王家英，兩眼含着淚水，向着她的兒子史有良，痛心而又嚴厲地訓導說：“有良啊！你這不長心眼的孩子呀！長心眼，是指長階級的
心眼，也就是警惕性。你可知道，你爸爸扛了一輩子長活，受了一輩子折磨，臨死，連一截白楊木指棺材也沒撈到啊……你爸爸臨死的那一天，咱家只剩一條毛毯。媽媽買不起棺材，想用毯片把你爸爸卷起送掉。怎不叫人心
傷淚落。可是，咱家還欠着地主范鴻志的三毛錢。范鴻志心比鋼刀硬，心比野狼毒，你爸爸臨咽氣的工夫，他還在催賬！也是這個范
鴻志啊！……媽媽沒錢

还他，他，他^{媽媽回忆往事时，心絞痛着，說話禁不住哽咽，所以这里用了三个“他”字。}范鴻志就狠毒地把毛毡搶过去了……^{想想过去，再看看今天，就会了解地主分子是怎样一副心腸了。}有良啊……你好好思謀思謀，媽媽劝了你多少回了，指撥了你多少遍了！^{史有良忘記了階級教育。}你，你沒听媽媽的話。^{是他不知道过去的苦，对階級敌人認識不清。}今天，你該明白了吧？狼娃子披上人皮，終归是狼娃子，^{句句說中史有良的心。}临死还要啃人几嘴哩！”^{這話一針見血。}

听到这里，史有良再也^{一边听着，一边就有了情感上的变化，所以这里說“再也”。}克制不住內心的痛苦和滿腔的仇恨了。眼泪，象两股泉水似地从眼眶里涌出来，^{这是悔恨自己的眼泪，也是仇恨地主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淌到胸前。^{他没有去擦，他太激动了。}他恨自己沒牢牢地記住老一輩貧农們的苦，太麻痹，太大意，把地主的毒丸当成了蜜果，沒站稳脚跟，失掉了立場！^{这几句話是一个归总。有良对自己的錯誤有了認識。}

突然，史有良从人群中站出来，走到貧农委员会主任的面前，向着媽媽，向着貧农們，泪水滿面，难受地說：

“我，我，我^{他过于激动，話也說不流暢了。}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們，对不起貧农弟兄……”^{自然，这里不单是对不起的問題，但史有良当时想到的，却只是集中在这几个問題上。}

貧农委员会主任拍拍史有良的肩头說：“有良，你能認識到自个的过錯就好。往后啊，可千万得記住，象地主范鴻志这伙豺狼，^{这伙，就是說不单是范鴻志一个人，而是地主这个階級。}永远

都不会甘心死亡的，咱們永远也不能忘掉階級仇恨，
忘掉階級斗争！”

这是党对我们的教导，也是这个事件给我们的全部教训，作为文章，是中心意思，放在最后写出来，叫做

篇末点
题。

閱 讀 提 示

这是一篇反映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速写。“速写”这个名字，是从绘画上借用来的。它把当前发生的事情，迅速地记录下来，或是写一个人，或是写一件事，或是写出生活中的一个侧面。所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但都有一般性和代表性。

这篇速写，是写农村中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所写的故事，虽说远在青海，但我们试把书本合起来，闭上眼睛一想，就会发现，它又好像发生在我们身边一样。象范鸿志那种人，可不就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么？对于这篇文章里出现的几个人物，我们并不觉得陌生。老贫农杨占魁，这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不受地主拉拢，也不怕威胁利诱。另一个老贫农王家英，受地主剥削和压迫多半辈子，也和杨占魁一样，对于豺狼成性的地主的本质，看得清也看得透。只有年轻的史有良，没有从苦日子里过过，没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所以被地主分子的花言巧语蒙骗了，上了当。当我们读到他被范鸿志拉到暖炕上坐，端起地主的饭碗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他感到气愤，不能不为他跌足痛心！但是，如果我们冷静地想一想自己的周围，想一想在我们周围发生的，许多方式不同、程度不同，但性质却那么类似的事情，大概，我们有許多人，也会不禁出一身冷汗呢。